

新華活葉文選

第363號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新豐路一號

經華東總分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一九五一年二月初製

一九五一年三月再版

4,001—7,000

『實踐論』開闢了我們 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

『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

近兩年來，隨着人民大革命的勝利，全國學術界已經開始自己的革命。這個學術界革命開端的特點，就是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從根本上和極大規模地破壞了歷史的唯心論和歷史的神祕主義。勞動創造人類歷史的觀點，已經被極廣大的知識分子所接受，並成為廣大的知識分子進行自覺改造的思想基礎。

但這只是我們學術革命的開端。這個學術革命必須繼續深入地前進，以求獲得更大的結果。這就是要把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與方法具體地應用於各種學術的部門，認真地從事各種有系統的、而不是以枝節舉例為滿足的批判的和研究的工作。

中國學術界在歷史上有過極其光榮的貢獻。我們也有很豐富的唯物論的歷史傳統。幾十年來，中國進步的學術界做了許多有利於人民事業的工作。但是，有一種事實也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這就是：我們近代學術界工作的真正成就，還是很少很少的。毛澤東同志

極其光輝地執行了中國革命所需要的各種根本理論工作的任務，他的理論工作總是站在實踐的前面，因而領導了革命實踐的前進。但是，就我們學術界本身來說，却還不善於學習毛澤東同志進行理論工作的方法，我們學術界的工作大大地落後於人民的需要，理論落後於實際。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風報告曾經指出，我們必須努力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以克服理論戰線的落後。現在的問題仍然同樣：要克服我們在學術方面工作的落後，而使我們的學術工作提高到完全適合於人民新中國的建設的需要，提高到更高的水平，這就必須大力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但毛澤東同志的所謂『宣傳』，並不是指那種口頭的空嚷，而是指那種必須按照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理論和方法，從事埋頭刻苦的工作。

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這就是說，必須對着那種從封建社會沿襲下來的神祕主義和煩瑣主義的經院學派，對着近代中國那些或是土生的、或是從西方反動資產階級那裏販運來的各種唯心論和神祕主義的反動思潮，繼續進行革命的批判的戰鬥。

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這就是說，必須用唯物論和辯證法來建立我們真正的歷史科學，來發展我們的自然科學。

當然，這一切工作，絕不是用口號或標語所能解決的，也不是用一些貧困的知識去硬套若干抽象的公式所能解決的。這裏只能依靠認真的搜集大量材料和認真的研究。

恩格斯是說得非常精確的：『即使是唯物的觀點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的發展，也是一種需要數年靜心研究的科學事業。因為很明顯的，在這裏，徒托空言是無益的。只有多數經過批判的選擇與

全部精細研究過的歷史材料，才能解決這樣一個課題。』（恩格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正是我們宣傳唯物論的偉大旗幟，它給我們指出了如何按照唯物論的道路去從事學術革命的工作。

不用諱言：我們進步的學術界在長時期中所以成就很少，就自己方面來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在於把『唯物論』徒托空言。對於一個問題精細研究過材料，或者對於很多材料加以批判的選擇，這樣工作過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時常出現這樣的情況：若干簡單的材料在很多人中間長期抄襲來抄襲去，以致連抄者都還弄不清楚它的出處。毛澤東同志說：『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與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與論理來。』但我們的許多學術工作者實際上看輕了、以至否定了感覺的材料，更不用說有甚麼『十分豐富』的感覺的材料，因此，他們的『學術工作』也就變成了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樣的所謂『學術工作』，結果當然只能是可悲的。

這樣的所謂『學術工作者』既然把『唯物論』徒托空言，所以很多人極力逃避對於現代問題和當前問題的研究。他們只喜歡集中談論古代而不喜歡研究近代，或者只喜歡集中談論外國的故事而不喜歡研究切近的事物。這些乃是因為古代的事情或外國的故事，究竟離我們很遠，就可以便利於彼此長期空論不休，並不需要急求認真的解決。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間關於『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著作中，對於我們社會歷史學術界方面的狀況，曾經這樣指出：『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

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希臘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毛澤東同志說這些話時，離現在已經將近十年，但是應該承認：我們整個學術界的成績還是很低微的。

是的，在我們的學術界中，也有些人從事搜集過某些問題的材料，而且是一些很可寶貴的材料。但是，這些人結果還只是爲材料而材料，這些人把自己工作停在半路上，而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他們『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但它們僅是片面的與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毛澤東同志說：『認識的真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維，到達於逐步瞭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瞭解它的規律性，瞭解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沒有把感覺的材料提高到論理的認識，這就是說，沒有認真地從事研究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要有真正好的成績，乃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法文譯本序言裏寫過以下有名的話：『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勞苦不畏險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輝的頂點。』這是極端正確的。事實上，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所指出的認識運動的全部過程，正是告訴了我們：在科學的路上必然會有怎樣的勞苦和險阻，而我們應該怎樣不惜勞苦地去克服必然遇到的險阻。在搜集十分豐富和合於實際的感覺材料的時候，這當然是要遇到許多險阻，並經歷一番極大的勞苦；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的時候，這當然又是要遇到許多險阻，並經歷一番更大的勞苦。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這個著作中常常提到失敗的可能性和錯誤的可能性，而指出我們應該怎樣去變失敗為勝利和變錯誤為正確，這個啓發是極端重要的。

毛澤東同志寫道：

『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因為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學條件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覆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

當然，學術工作的實踐也是同樣的。但我們學術界許多工作者，總只期望自己一旦筆到功成，或者『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而一遇挫折，便喪失了自己的毅力。把事情看得這樣容易，就當然不會真正懂得甚麼是學術的實踐，就不會在任何學術上『實現了預想的目的』，不會『得到預想的結果』。

毛澤東同志『實踐論』的重新發表，應該引起我們學術革命的展開。在我們的學術界各方面，各部門，應該認真地討論『實踐論』，而把自己工作的檢討和這個討論聯繫起來，採取有秩序的恰當的態度，而不是採取粗暴的態度，從而改進自己的工作。

我們的革命經驗和歷史遺產都是極端豐富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民大革命的勝利和新國家建設的需要則給我們各方面的學術界開闢了極其廣大的『英雄用武之地』。我們已經存在的學術研究工作，現在需要更多和更深入的工作；我們還沒有開墾的學術研究工作當然很多很多，現在則需要大力從事開墾。恩格斯曾經有封信批評當時德國青年很少有人用唯物論作嚮導去認真地進行研究工作，而指出研究的領域是無限地大，『誰只要肯認真地去做，就可以有很多成就，就能夠出人頭地。』（『給史密特的信』）恩格斯的這個意見在我們這裏也是完全合適的。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這個唯物論的偉大旗幟，將使中國學術革命的工作開闢了新的歷史的一頁。只要我們真正能夠領略『實踐論』的深刻思想，並認真地把它轉化為學術的實踐，那麼，中國學術界將出現偉大的成果，那是完全是可以預卜的。